琴台客聚

夏曆19年7閏

潘國森

中國夏曆（俗稱農曆）是陰陽合曆，月份以月相周期定義，初一必定是晚上看不見月光的「朔日」，十五日或十六日是月圓的「望日」，故稱「朔望月」。朔望月的周期不規律，總是29天有餘，平均是29.53天。「朔望月」屬太陰曆而「回歸年」屬太陽曆，二者無法形成每「年」限定整數月的規律，解決辦法是偶然加一個閏月。

現行夏曆置閏周期，是每19年7閏。換言之當中有12年是平年，每年12個朔望月，約共354天有餘；餘下的7年是閏年，每年13個朔望月，略少於384天。

記得曾經與一位高學歷的專業人士談論「紫微斗數」的「月」，對方竟然說不知有「閏月」這回事！當時心想你這紫微斗數從哪處學？後來回想，這不對呀！香港中年人難道從沒聽說過「雙春兼閏月」嗎？可能真如《易傳．繫辭》所講：「一陰一陽之謂道……百姓日用而不知……」

小學生都知公曆每四年一閏，那是儒略曆（Julian Calendar）的舊規；實情是每400年97閏，才是格里曆（Gregorian Calendar）的現況。原來「回歸年」（Tropical Year，即寒暑一度）其實只有365.2422天，日積月累就有誤差，必須稍作調整。這可不是欺騙小孩，而是由淺入深，日後才修正。例如小孩學圓周率，先籠統知道「周三徑一」，日後再學「3.1415926」。這是中國南北朝數學家祖沖之在公元480年計算出來最精確的圓周率，這紀錄要到差不多千年之後才被阿拉伯數學家刷新。

夏曆的基本規則在小學不教，相信是小學、中學甚至大學許多老師都沒有學過吧！中國內地有學者倡議中國人都應該熟悉二十四節氣，潘某人認為可以多走一步，要求中國讀書人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小孩都學懂夏曆是怎麼樣的一回事！願年輕老師和家長都能讀完這系列文字，與小孩一起記好這些粗淺的常識。

我們六十後這一代人慣過公曆生日，但是上一代較多過夏曆生日。於是過去數十年朋友間慶生多在公曆；家中長輩則會按夏曆誕辰給紅封包。過公曆生日只閏年2月29日出生才會可憐兮兮地4年才有一次生日！其餘日子出生則年年可過生日。過夏曆生日就複雜得多。如果剛好是每月月底的30日出生，就未必每年都可以慶生！何解？夏曆的月份，逢月大30天，月小29天，有些月份是沒有第30天！

癸卯年春節（即大年初一）在2023年1月22日，癸卯年最後一天大除夕（年三十晚），對應公曆2024年2月9日。2023年和2024年的立春（多在2月4日或5日）都在癸卯年之內，是為「雙春」；全年共383天，合13個朔望月，就是「閏月」了。今年是「閏二月」，過完夏曆二月之後，先經閏二月才到三月。

夏曆閏月出生的人要過生辰，只能將就一二！首先每19年才有7次閏年，其次再遇閏年也不一定閏同一個月，只能提早一個月慶生。反過來說，不是閏月生而這年剛好遇上相關的閏月，小孩倒可以多過一次生辰，向父母多索要一次紅封包呢！

人生憑闌處

閱讀之中的找尋

童心

前幾天，朗謙兄約我去可風中學，為一個小學生活動做中文寫作的主題講座。朗謙兄在香港青少年群體的中文趣味活動領域經營多年，經驗豐富，頗有創意。

比如這次的「我是小記者」活動，一方面讓小學三年級到六年級的孩子們了解「記者」的概念、吸引他們對傳媒行業與職業的興趣；另一方面又讓孩子們提升普通話交流的水平，可謂一舉多得。當我來到禮堂，看到200多名小學生認認真真地分成10個組，齊刷刷地望着站在台上的自己，心裏有興奮，更有欣慰：那求知若渴的眼神、那充滿童真的面孔，分明讓人看見春的希望——在這新時代的香港，愈來愈多的孩子願意學習普通話，樂於提高自己的中文寫作能力，這是一種文化的認同和自信。

說實話，同時給200多名孩子上課，而且是講中文寫作，於我來說還是第一次，難度不小：如果講得太深，孩子們非但聽不懂，還可能影響他們學習中文寫作的積極性；如果講得太淺或是與課堂的中文教學內容重複，也達不到活動的成效。我於是用一首唐詩開始了當天的「中文之旅」：「有哪位同學可以背誦王之渙的《登鸛雀樓》？」話音未落，幾乎全部的孩子都興奮地舉起手來。「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個穿着格子襯衫的男孩抑揚頓挫地大聲背誦，那聲音宛若天籟般美好。

我拋出了第一個問題：「從這些詩句中，我們能夠知道，詩人看見了什麼？」這顯然讓不少同學犯了難。幾個高年級的同學陸續給出了答案：「要站得高，才能看得遠。」「高出才有風景，人要努力攀登。」「人不能驕傲自滿，要保持上進心。」——我明白，這是中文科的課堂上，中文老師按照教學要求，必須要教會學生「領會」的內容，否則就「缺乏深度」。然而，詩人看見了什麼？那些壯美的、雄偉的、氣吞山河的景致，學生們理解了嗎？領悟了嗎？他們真正從誦讀中體會到了嗎？

我略蹙了蹙眉，索性帶領孩子們大聲反覆誦讀起來。終於，有個同學怯怯地舉起手來：「太陽快要下山了，晚霞很美，五彩繽紛；黃河向遠處奔去。」在他的帶動下，同學們答案中的形容詞多了起來：一望無際的黃河、色彩斑斕的霞光、登高望遠的詩人、寬闊博大的視野以及心胸……我想，這才是我們閱讀之中最本真的尋找——帶領孩子們領悟中文的張力、魅力、凝聚力，從而讓他們明白，作為母語的中文博大精深，是那樣的美。我想，這樣的尋找，應該成為中文教師的基本功，如是，香港的中文教育才更有希望和力量。

心窗常開

深情好歌 百聽不厭

潘金英

「忘盡心中情/遺下愛與癡/任笑聲送走舊愁/讓美酒洗清前事……」

「為怕哥你變咗心/情人淚滿襟/愛因早種偏葬恨海裏/離合一切亦有緣分……」多熟悉的情歌！

農曆十五元宵節，是東方情人節，而下周二2月14日是西方情人節，我特別懷念顧嘉煇的情歌：款款深情，盪氣迴腸，令人百聽不厭，依依回響在心靈深處，歌曲流溢出生命的甜酸苦辣，百味人生自歌韻中傳來，使我輩小市民聽出耳油，有福享受到經典好歌，感悟到樂韻傳情、心靈互通之美妙！

顧嘉煇的名曲很多，他一生作曲超過2,000首，幾乎盡取香港各大音樂節的獎項，除了著名情歌《啼笑因緣》外，《萬水千山總是情》、《獅子山下》、《上海灘》、《狂潮》、《小時候》等，皆家傳戶曉，膾炙人口。他與黃霑合作的《笑傲江湖》主題曲《滄海一聲笑》，更是金像獎的最佳電影歌曲！他為電影《秦俑》譜寫的《焚心以火》，更獲當年的勁歌金曲金獎，他也獲得最佳作曲獎、最佳編曲獎和榮譽大獎，更被譽為「香港樂壇教父」！

「情與義，值千金……」滿載武林氣勢，傳達義海情仇一絕。譚詠麟唱顧嘉煇的作品《誰可改變》：「曾經說出/今生不愛妳/我共妳是/但有份沒有緣/情切是妳/癡癡相戀/將心中愛念/為我捐……誰可以將/將光陰倒轉/再讓往日/復現眼前/能再共妳/漫步田園/心中的愛念/為妳/牽……」癡情旋轉迴盪，令人回味。我最喜歡他的歌是《忘盡心中情》，或因我已屆黃昏年華，心裏特別被那種滄桑氛圍所感動，此曲滿含懷緬之情，葉振棠唱出了歷練人生者深深懷想往事之無奈感，獨酌銷愁情，旋律紓緩，層層遞進，低嘆勾起淡淡昔日情思，無限唏噓，真情動容。

顧嘉煇在作曲編曲上天賦極高，創作融會東西音樂風格，受廣東粵曲影響頗深，曲調優美流暢，簡潔雋永而韻味獨特，對香港樂壇發展有重大影響力，開創了粵語流行曲的新時代。

我們小市民，感恩香港有他這樣的作曲家，為大眾奉獻心力，帶給我們無數永恒動人的好歌！他寫的情歌，永遠值得一聽再聽，歌曲融入心靈的愛情、友情、家國情，令人得到安寧、慰藉及嚮往，好歌盡獻人世間，懷念嘉煇情永在！

◆經典金曲從唱盤傳出。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小蠔灣—未來新市鎮

余似心

我在過去十多年都在機場區域上班，乘車過了收費亭至機場之間的一段頗長的路，會經過小蠔灣。靠近公路的是小蠔灣車廠，位處欣澳和東涌之間，依傍青山，面對碧海，佔地頗廣。每當經過這「荒蕪」之地，我經常在想：空置的這片地實在可惜，香港這麼缺地建屋，這片遼長的土地可以使用啊，背山面海風景怡人，又有這麼多路線的機場巴士經過，到澳門、珠海也近。最重要是機場工作崗位長期缺人，經年有約5,000個空缺。

最近消息傳來，佔地30公頃的小蠔灣車廠用地將會重新規劃，落實發展，預計7年之後，會成為一個綠色低碳的社區，還在港鐵東涌線加設小蠔灣站！計劃中區內會有2萬個公、私營房屋單位、面積約30萬平方呎的商場、學校、公共運輸交匯處、海濱步道及社區設施，成為現代化的大型屋苑。這區鄰近迪士尼樂園、愉景灣、郊野公園，又可享受大嶼山的自然環境和清新空氣。當年心中所想，竟成為事實，實在有莫名的興奮。

看似荒涼、人跡罕至的小蠔灣，其實天然資源豐富，早於新石器時代中期便已吸引先民居住。我當年午飯休息時間常到國泰城旁邊的古窯公園及機場古物園閒逛，園內就介紹了當年發展該帶時，曾經考古出土的陶器及捕魚工具，還展示大型的古窯。毗鄰小蠔灣的白芒村，在1990年代由考古學家發掘大量層次整齊的漢代遺物，包括各類陶瓷器皿、鐵器和大量銅錢。另外又發現兩晉時期及唐朝文物，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可見赤鱲角、小蠔灣和附近一帶，在數千年前，已經是好山好水，是祖先安居樂業、代代繁衍生息的地方。

從文明至沉寂，從小漁港至國際級機場，人類的智慧就像魔術師的手，平地起高樓，建構一代又一代的文明。大嶼山有無限的發展潛力，小蠔灣會是另一個成就。

百家廊

元宵花

若荷

男人在外地工作，回來得少，有時是在年前回家，不等過完元宵節，就回單位了。每次走，她都提前給他做一碗元宵，站在他身後等他洗漱完畢，遞上毛巾，再把那碗元宵擺放在桌上。他也理所當然地走向飯桌，數一數，整整6個，像朵花半浮在水中，然後，坐下來滿意地享用，年年不落。

熟後的元宵，有一種芝麻香，是他最喜歡吃的，無論是黃米的還是白糯米的，只要包的餡兒是芝麻，對他來說都有一種對味蕾的誘惑，那渾圓小巧的元宵，便也年年如此地這個時候，準時地盛放在飯桌上，氤氳的蒸氣，洋溢着一個妻子對丈夫的關懷與體貼。

這樣的事，重複得多了，漸漸也不讓他覺得，妻子特意做的那碗元宵與平常飯菜有什麼不同，相反，當他職位提升，工作變動之後，在外吃飯的機會多了，花樣變了，當回到自己的小家，再重複品味那些芝麻元宵的時候，竟突然讓他感到索然無味了。還緣於，每年的元宵節，除了早上在家裏吃，妻子給他做，還有一個地方也正在給他準備着。這不但要他在吃元宵的時候，表現出吃得香甜，還要表現得特別興奮，就像一輩子只吃過這麼一回似的。一句話，就是得讓別人覺得，他在一顆顆往嘴巴裏送元宵的那一刻，吃得有多麼味道甜美，春夜溫馨。

好多年之後，他才有所醒悟，原來男人犯賤，往往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他們結婚七八年了，沒有孩子，他走了，家裏就只剩下她。一個人的時候，心裏空落落的，就經常去他父母那裏，照顧年邁的公婆。她是閒不住的，替婆婆洗洗涮涮，幫公公收報送報。兩位老人對她像女兒一樣喜歡，就是因為沒有孩子，替她擔憂着。他在外面時，常有人約他出去吃飯，山珍海味，不斷地換着口味。席間也有人開玩笑：經理，你就這麼下去麼？牛郎織女一般，不想個辦法，讓自己活得開心一些？

他聽了只是沉默，酒喝得更多，菜吃得更少。只是，酒，不能給他更多的快樂。回到公司的宿舍，酒精火一樣燒着他的腹腔，躺在床上，腦海也便似一根腸胃一樣，翻江倒海，煩得他不能睡着。

塵世裏的誘惑，從來都是難以抵擋的。坦然的他，從此在她面前總躲着什麼，手機一刻不離左右，接個電話也要偷偷摸摸，那些曖昧與似乎並不曖昧的信息，曾經也讓她看見過，她只裝作不知。變化最大的，是他再也不願接她的電話，就是接她的電話，哪怕是她對他的關切、問候，也是淡淡地，或者乾脆不接。

從那以後，她的電話漸少，從有到無。若不是他主動打她的電話，她決不會主動給他打。她安心地過着自己的日子，將工作和家務安排得滿些再滿些，期望時間流淌得快些。不到40歲的女人，上班、理家、侍奉老人，過着枯燥的生活，卻溫良如花。突然的有一天，她嘔吐，去醫院檢查，發現自己懷孕了。她不說，他也不知道。在兩人最無話的時候，她辭職了，一個人到南方，應聘到一個親戚的公司裏，有了新的職位、穩定的工作和薪水，真的是應了那句話「樹挪死，人挪活」啊！

她走了，連個告別也沒有，把一串鑰匙留給了公婆。是決意不再回來了吧？恰在這時，他得了一種奇怪的病，腳足痛，痛得厲害的時候都走不了路，經醫院檢查是末稍神經炎，不知用了多少藥，也動了手術，一次兩次總不見好，原先的那份工作也做不了。公司考慮他的身體，把他調回離家最近的分公司，回家那天正好過年，家裏依舊布置一新，打掃得乾乾淨淨，只是不見家人。新年味濃，他拿出手機，已經好久無人再聯繫他了，那個平時對他暖昧的女人已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一年的春節，他空等了一個假期。儘管每天都是良宵，可他過得度日如年。不久，他還是因為各種原因，被單位辭退了。

第二年，他還是沒有見到她，問父母，只說她出差了。他做夢也不會想到，其實她正在勇敢地迴避他。飯桌上再也沒有了她給他做的元宵，家裏也沒有備下什麼年貨。每天他都想給她打電話，打開手機卻撥不通她的號碼。她早已把手機號換成容她立身的那個遙遠的城市裏的了。

直到又一年年底，過年的時候她回來，懷裏抱着一個墩實的男孩，說是他的兒子。他驚訝地接過來，左看右看，確實，和他如同一個模子裏刻的。她平靜的臉上無笑、無恨。只是輕輕地和他說，咱們離婚吧，孩子跟我。公婆趕來，是聽說了小孫子的事。婆婆流着淚，說再怎麼着想離婚，也得過了元宵節。因為過了元宵節，才算過完年。如今，大年下的，鬧離婚會讓人家笑話的。

元宵節的早上，他平生第一次早起，拖着疼痛的雙足，走進廚房，先燒了一壺熱水，再用那壺熱水下了兩碗元宵，每碗6個，圓圓的浮在湯裏，溢着芝麻香。望着元宵，他百感交集，流出了悔恨的淚水。

從前，她給他做元宵，下6個，是圖個六六大順、大吉大利的意思，好讓他新年過後進入工作崗位，事業順風順水。而吃元宵，是取「元」的諧音，寓意一家人平平安安、團團圓圓，她認為，這就是為妻的自己，最平常不過的一份期冀。

那天，她沒有走，留下了。但，每年的元宵節，她再也不會主動給他煮元宵，再也不想讓他佔據自己的全部身心，成為所有的牽掛。卻是他，每當元宵節那天，都要主動進廚房，下兩碗元宵，一人一碗，一碗6個。軟糯的元宵，緊密地匯集在一起，真的像是一朵花，一朵香甜而美麗的元宵花。

網人網事

生仔應考牌

狸美美

「男童進女廁」「又双叒叕」上熱搜了。

假日期間，哈爾濱某地鐵站女洗手間內，一女子因不滿有6歲男孩進入女廁，而被男孩母親堵在廁所裏足足辱罵了半小時。視頻中，男童母親口若懸河，面目猙獰，更理直氣壯，不停叫囂「你傷害了我孩子的心靈！你必須向他道歉！道歉！！」間中還一個電話召來了廁所外的孩子爸合罵女子。

說「又双叒叕」，是因為類似事件真的太多了，多到讓人厭煩。僅這兩年就陸陸續續出現過若干起男童被母親帶進女洗手間、女浴室、女更衣室等涉及隱私的場所而引發巨大爭議的網絡事件。而厭煩，是因為每當出了這類事件後，輿論都要大討論一遍「男童到底應不應該進女廁？」以及呼籲一遍「要包容、市政要多建家庭廁所」等常規建議。但是問題真的是出在這嗎？

綜合最近幾年的相關事件，都普遍呈現出如下特點：第一，事件中的男童年齡偏大，6歲、8歲甚至「十幾歲」的都有；第二，事件中的男童除了「進入女XX」外，很多還幹出了「上廁所不關門」、「未提好褲子就出廁格」、「在洗手池便溺」，以及「故意衝撞別人門」、「故意掀別人簾子」、「趴在地上偷窺別人廁格底縫」甚至「死死盯住別人私處」等行為；第三，事件無一例外都是「男童被母親帶進女XX」，而沒有「女童被父親帶進男XX」；第四，承接第三，很多事件中的父親並不是沒有隨行，而是就站在門外玩手機、抽煙、閒逛；第五，所有事件中的母親都理直氣壯。

具體到這次的事件，孩子的父親就在門外，他完全可以帶男童去男廁；據網友爆料，涉事地鐵站已經設有無障礙獨立衛生間，孩子媽媽也完全可以帶男童去獨立的洗手間；視頻中提異議的女子也說得很明白，她是突然被男童嚇倒才提出意見。

孩子的媽媽並不是沒有選擇，她只是選擇了最有利自己的那一個——是的，甚至連他歇斯底里叫囂着要保護的「寶貝兒子」也是她的受害者：事件中的男孩已經6歲，專家表示這個年齡仍去女廁，對其本身的性別意識培養非常不利，而香港對類似情況的法律規定是5歲以上不能進入異性廁所。

所以看明白了嗎？問題的關鍵根本不是「男童應不應該進女廁」，而是「有些寶媽為什麼如此自私？又為什麼如此理直氣壯？」

帶娃不易，獨自帶娃的家長更不易，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面對真的迫不得已，相信大多數旁人都會體諒。但體諒也必是互相且有邊界的，超越了文明的界限，請你的男寶滾出去。

目前看來，最新的6歲男童事件引發了幾乎一邊倒的輿論——都在痛斥寶媽的行為，且很多人也已經不耐煩再重複道理，直言建議立法男童禁入女廁，以及「對未來強姦犯可以直接呼巴掌」。而小狸想起日本作家伊阪幸太郎的那句名言：「一想到為人父母居然不用經過考試，就覺得真是太可怕了」，很想建議生娃要考試、生仔須考牌，第一題：如何文明帶娃如廁？

信而有征

結構的暴力

劉征

社會結構之所以在人類進程當中被留下來，尤其當我們翻開書本的時候，更覺得歷代社會似乎都有相似之處。於是就有很多人（這其中不乏蜚聲國際的知名人士），他們將人文學科看作一種當前，且這種當前周而復始，並不進步。令我們進步的，是科技的力量。

這種觀點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十分風靡。沒有人可以否認眼見的傷害，就很難理直氣壯地否認以物之改變作為基礎的時間性的存在，自然也就沒有辦法抗拒技術作為改變物的形態以實現人之精神延續的期待。

但這種延續，一旦被簡單地稱之為傳承，就會發現它作為延續性唯一不能承擔的就是斷裂。它甚至成了同質化的罪魁禍首，被平克．弗洛伊德寫了一張叫做《牆》的專輯，他們還拍了同名MV，把教育和社會變成肉聯廠，人都被絞碎成一模一樣的肉。即便歷史教科書，也似乎證明了這種推斷。過往那些波瀾壯闊的暴力和犧牲，不會引起我們的痛惜，他們都在時間當中急徐不變地一字排開。行動就此成了不行動，犧牲也成了未犧牲。

而技術，怎麼說呢？儘管它是在學習當中才被成就。我們不能想像一個不懂數學的人依靠異想天開就促進了計算機的發展，圖靈也好，喬布斯也罷，他們都是好學者。不過，計算機卻是在二戰的暴力無秩序當中誕生的，或者最大的蘋果公司是在喬布斯輟學之後在自家車庫裏成立的。

書本當中的知識之所以需要被反思，是因為它在被留下來的時候，附着在知識結構之上的靈魂無法被複製，因為它是生命創造本身，能學到的知識僅算皮毛。有時，這知識甚至武斷，或者僅僅因為它在當時很流行，我們就會去學習它。

於是，包括社會結構、知識結構的一切結構在成為大眾效仿的對象時，它就成了具體又空洞的無生命狀態，一種失去了靈魂的形式因其可以被簡單效仿就成了審美共識，這種審美共識最重要的部分早在學習之初就已經消失殆盡，它缺乏靈魂。這倒讓我想起了拉康的繼承者米勒，在盧迪內斯庫為拉康所做的傳記當中，他是拉康的女婿，是讓拉康發揚光大的人，而他所做的，是通過使拉康理論教條化來令拉康的影響力迅速擴大。

這是精神性和物質性分離的關鍵階段。一旦我們進入到對某個時代的共性分析的時候，尤其是通過現象學的方法對這個時代的現象進行共性分析，儘管我們確實抓住了他們附着在一切物質之上的意義，並在萬物相似當中勾勒出了一個時代的抽象樣貌。就好像包括我在內的各位熱衷於討論現代性、後現代分類，以胡塞爾追求一個永恒真理為目標，相信存在一套不為人的意志轉移的本真存在的各位同仁，並在結構當中欣喜地證實了此法可行。

但是，行至此處，做出論斷，工作並不算完成。所總結出來的外在一致性並不完整，因為它們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需要在開創者或者那些深具代表性的作品細節當中去感悟，既然這是由生命的靈感所生發的，那我們純粹用一種專業主義的機械去理解必定有所欠缺。需要了解當時當地的一切，以加深情感的聯繫。進而，以一種惺惺相惜的態度去看待這個典範，並把它的，而不是它的複製品的流暢之處、生動之處描述出來，以避免結構的暴力。或者如福柯所等而視之並反對的「行動的暴力」。